

学生精品美文

心河涌动

无意间倚门而望，
天依旧、云依旧、鸟依旧。

舒 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学生精品美文

心河涌动

Xin He Yong

舒 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河涌动 / 舒袖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02-07203-5

I. ①心… II. ①舒…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3062号

书 名 心河涌动

著 者 舒 袖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李成轩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陈淑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 × 124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2 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203-5 / I · 941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辑 心河涌动

雨思·····	003
母亲也曾年轻·····	006
十月雪·····	009
追思绵绵·····	012
那天 那风 那坟·····	020
心河涌动·····	022
情感收藏·····	024
五月香薰·····	026
青涩滋味·····	029
七月里那股渴念·····	033
记忆深处·····	035
重逢在深秋·····	038
夜的脚步·····	041
倚门回首总把青春嗅·····	042
静夜丝语·····	043
说给谁听·····	046
你在他乡还好吗·····	047
生命尽头 她依然美丽·····	049
文友啊文友·····	051
那滴血长了眼睛·····	053



第二辑 走过岁月

踩着乡土上路·····	057
面对选择·····	059
日记·····	061
生活就是一篇散文·····	064
我是一株长不高的草·····	066
我不更名·····	068
没有阳光的日子·····	070
落红·····	071
清心苦水·····	072
家话·····	074
沉默楼院·····	076
图书馆情结·····	078
我曾到乡下种文化·····	080
中秋拾零·····	082
狗年大盘点·····	085
岁末断想·····	088
读书滋味·····	090
个性 特性 耐性·····	093
网络长篇小说《一路风尘》创作谈·····	095
心头的一份沉重·····	099
行走在风雨中·····	101
我与这座小城·····	103
梦回少年·····	107
我还能做什么·····	111
靠近文学院·····	114
附一回高雅心痛数日·····	116



休语·····	118
用热血滋润的笔·····	120
朝花春露总关情·····	121
巷口里的故事·····	124
在小市民的生活里发掘人性美德·····	127

第三辑 杂言碎语

旗帜下·····	135
解读自己·····	137
梦的纠缠·····	139
玻璃心·····	141
细节演绎·····	144
疯狂的爱源于自私·····	145
情感无逻辑·····	146
呼唤真情·····	148
聚散都是缘·····	149
莫拿情感当谈资·····	150
情愁与孤独·····	152
英雄的魅力·····	153
醉眼·····	154
漫说丐帮辨根源·····	155
转星渐亮根在哪·····	157
轻说经营·····	159
由村部民俗屋想起的·····	161
年终岁首话和谐·····	163
酒桌上下千面脸·····	165
你的善良是否被人愚弄过·····	167
与德和誉有关的话题·····	168



那些司空见惯的事·····	169
高级小区里的妇人、孩子与狗·····	172
闲人·····	173
岂能尽如人意·····	175
年气 人气·····	177
聚后费思量·····	178
别再污染了心灵这块净土·····	180
乡亲啊乡亲·····	182
谁还在嘲笑文人·····	183
作者 作品 出版·····	185
略说媒体语言艺术·····	187
我的女性写作观·····	189

第四辑 天涯踪迹

又见杭州·····	193
来去匆匆看泽国·····	198
吴侬软语幽深巷·····	203
清凉胜境莫干山·····	207
魔幻水巷下渚湖·····	211
穿越历史品津门文化·····	213
跨越时空的对接·····	217
风过梨花峪·····	219
核伙沟夏韵·····	221
梁上人家·····	225
寻访原生态·····	229
秋访金沙滩·····	232
暖冬印象·····	234



第一辑

心河涌动



雨思

赏雨是许多人的雅兴，我也沾染了一点。飘雨的日子里，散步在雨中或隔窗听雨，往事便纷至沓来。与现实遇交织一起，整个思绪都是雨淋淋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长出了我这根草，好像那时的雨特别多，窝在家里做什么？拿出家里的大大小的盆子，放在屋檐下接茅草屋顶流下来的雨水，留着洗泥鞋子。

下雨天，大人不让我们出屋，屋子里又黑又暗，实在无聊，就爬在窗台上隔着玻璃窗看哪个盆里的雨水多，看院子里哪点水泡大。要么和弟弟对着窗外喊：“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之类土掉渣的顺口溜。那时真的太讨厌雨了。

读小学时，雨天常为了保护书包弄一身泥水，即使披一块塑料布，也是顾头顾不了尾。雨天之后的操场上，泥泞不堪，做不了操，上不了体育课，真是憋闷人。

进城读专科时，雨能带给我们不少的喜悦：校园里的花草树木被雨水洗过后，红的更艳绿的更鲜，雨天空气好清新，柏油路更干净。于是便喜欢撑把伞在雨中徜徉，听雨打伞棚的节奏，看雨亲吻那花那树……记忆最深的踏雨独行是在杭州读书的时候。

杭州的雨是多情的，到了雨季，小雨几乎天天光顾人间。小雨给人的感觉又多是柔情的，温温的。课余时间走在小雨中，脚步不由自主地向西湖挪，看湖面被雨点打成的圈相互纠缠的样子，就如人世间许多分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听雨打花草树木的轻语，望烟雨中的柳浪茫茫一片融在水天之间，湖边的山格外突兀……竟如置身于仙境，如梦似幻——梦中，我为父母撑把伞一起欣赏这美轮美奂的天堂景致。

然而，现实中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要享受生活，他们只是辛勤劳作，养儿育女，守小家过紧日子，看着儿女们走出农家院，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下雨天，他们急忙往屋里抱柴火，收拾晾晒的粮食、衣服、圈猪圈鸡，



披一块塑料布跑到田地里挖沟放水。他们哪有闲情赏雨！他们对雨是又恨又爱，田里旱了，就盼它，涝了，就恨它。从我记事起，看到的总是父母忙碌的身影，而游山玩水，对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

我到杭州上学临行前，妈妈一直送我到胡同口，嘴里不停地打着唉声：“这么大姑娘了，读了中专就行呗，你自己走这么远的路能行吗？！”我告诉妈妈：“正因为外边的世界比农村复杂，我才更要多学一些。”妈妈站在胡同口，恋恋不舍地目送我上车，我转过身透过车后窗看到妈妈跟车紧走，一直到车子拐弯了，把妈妈丢在了我的视线外，当时一阵心酸。妈妈明显衰老了，她不愿意再让我独自闯荡漂泊，是想让我尽早有个好的归宿。这该是天下父母共有的心愿吧。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孩子考个中专，找份工作就够荣耀了，在妈的意识中，女孩子应该读书，但不必读大书，太要强了，未必幸福！

形单影只的时候，雨天打把伞，漫步在街心公园，站在池塘边听雨打荷叶的声音，寻找李义山的诗境，偏又想起了李商隐寄怀崔雍、崔衮的“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真的有多好多心事要向朋友们倾诉，可朋友们都如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一样，奔家跑。我这个光棍只得自寻怡情：独身真轻松，不必如他们一样为家所累。怡然之后，又有落寞袭上心头——爱往哪里投？何人来牵手？妈妈的心愿怎样去了却？世俗的眼光盯着你，无骨的舌头嚼着你，如何轻松得了！跌倒了，有谁来拉你？风雨交加时，哪里是你的避风港？烦愁袭上心头，真的不是“宋玉无愁亦自愁”，细思量，“怎一个愁字了得”？

生活跟天气一样，风雨过后，云开日出。小草低微，虽不能与花相比，却极赋生命力。稀里糊涂地也当了新娘，做了母亲，了却了母亲的心愿，结束了雨中独行的那份自由，没有闲暇庸人自扰了。

飘雨的日子，也是随着人流匆匆忙忙赶路，偶有闲暇隔窗赏雨，抬眼看到的是对面楼顶上被雨水打起的烟尘，紧闭的窗子把雨水拒之窗外，任它顺壁而下；俯视楼下，那浊流翻滚着跌入下水井，气势好像挺悲壮，此时再看天空中的落雨，心情倒会爽快一些，只有漂着的雨才潇洒！

夜来雨敲清窗，便常想起古代诗人能彻夜听雨，杜牧的《雨》“……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那份专注，今人谁能做到？还有诗人同情怨妇，把整夜辗转反侧的她刻画得入木三分，冯延巳的《更漏子》



“玉炉烟，红烛泪，偏对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别最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好像这雨意早已被前人写得淋漓尽致，自己的感受都已经被前人预知了。只是这雨的光顾，总能活跃思绪，尤其往事，那些亲情友情不约而同地涌来，挥也挥不去。



母亲也曾年轻

从我记事时起，妈就系着围裙整日里有忙不完的家务活。很少见母亲开怀大笑。她总是里屋转到外屋，房前转到房后，扔下抹布拿笤帚，扔下洗衣板拿起针线，收拾完碗筷又去喂鸡喂猪……一个地道的农家妇女，一副纯粹的老太太形象。

我喜欢看妈梳头，妈梳头时非常仔细，呵护头发是妈妈生活中唯一为自己花点心思的事情。而这个唯一，也要排在每天把出工的、上学的送出家门，喂完家禽之后，她才能站在柜子前，对着柜顶上的小镜子侍弄那一头长长的发丝。长长的齐过腰际的发丝被妈那十根修长的手指灵巧地编成两条大辫子后，低低盘在脑后，前额上的发丝沿发际挽成稍稍蓬松的云卷，满头发丝没一根恣意飘起的。而妈妈唯一的美发用品则是一块常用常换的榆树皮。每次梳完头，妈都要拿起小镜子对着墙上的大镜子前后左右地照一遍，满意后放下镜子，拿起笤帚弹弹身上遗留的发丝，然后又开始操持家务。

妈妈喜欢干净，她总说：“人要头脚紧俏，才显得有精神。人啊，活就活个精神呢。”我谨记妈妈的话，无论怎样忙，都要把头发梳好。可当时不明白妈说的“精神”是什么。

妈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过八旬，稀稀落落的银丝已遮不住头皮了，可她仍坚持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

我很想知道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可家中找不到妈年轻时的照片。爸爸说老照片都被哥哥们小时候玩坏了。但爸爸说，妈妈比我漂亮，比我美丽。

我常趁妈做针线活儿或烧火做饭时，缠着她讲过去的事情。妈总是不紧不慢地满足我的要求，而她回忆往事时，脸上总是荡漾出幸福的笑容，说话的声音也格外轻柔。我明白妈妈很怀念她的青少年时代。

妈妈出生在一个小商贩家中，外公是靠背布包子走街串巷卖布匹为生的小贩。因为妈妈是外公最疼爱的小女儿，所以他要把她培养成有点文化的女孩。妈在私塾里学三年的四书五经后，村里开了大学堂，转到大学堂



里又读了两年新文化，毕业便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帮外公记账，闲下来就只能做针线活儿，扎花绣朵。直到晚年，妈还常向我介绍绣花技巧，如何在穿破的衣服上用绣花弥补破洞，以怎样的角度描上和衣服相配的花朵。

在我家炕头的大箱子里，有一个用绣花软缎做包皮的包裹，那里有几件妈年轻时穿的衣服，面料比较华贵，式样大多是小立领斜开襟的长袍。妈妈每当打开大箱子收拾衣物时，总是很精心地捧出这个包袱，而每当妈的手指触到这个包时，她的脸上总是出现若有所思的神情。然后，一件件抖开旧时衣服，仔细地抚摸着被压皱处，看上去很是心疼。每当这时，我总是想象着妈穿上这些衣服时的韵味，想象着妈年轻时的风采。于是，鼓动妈穿上给我看。可是，妈总是长叹一声说：“唉！现在谁还穿这个呀。头些年，这东西都是‘四旧’谁还敢拿出来呀。”边说边抖落抖落衣服，又叠起来放回原处。

前几年，参加姨表兄的新房落成典礼，遇见了年过花甲而我从未谋过面的表姐，她说在我身上只能看见一点母亲年轻时的影子。但在表姐的印象中，还是我母亲端庄俊美。

喜宴后，我随表姐到她家看老照片，在那个精致的木质相框中，前边并排坐着一对夫妇，旁边文雅安静地伫立着一位婷婷的端庄的俊美的赋有青春气息的女子。身着一件小立领斜开襟的旗袍，长长的披发，额头前发际微微蓬松地抱起一个云卷，那根笔直的高鼻梁显得灵气十足，那双杏仁眼含蓄而有神韵。

我看呆了。

这女子如女神一样。

表姐告诉我，那对夫妇是她父母，这漂亮美丽的女子是我母亲。表姐说，她小时候就喜欢与老姨玩。她不仅喜欢看老姨的脸、老姨的衣服，还喜欢听老姨唱歌讲故事，更喜欢向老姨学那些在学校学不到的《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

回忆往事，表姐泪水盈盈，她慨叹，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千里之遥啊，见老姨一面都难。她说老姨本该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到城里读女中。可是，受封建礼教约束，最终窝成了村妇。她为我母亲未能走出农村而惋惜。

啊，妈妈也曾年轻过，她心里的向往不能张扬，她的才华不得施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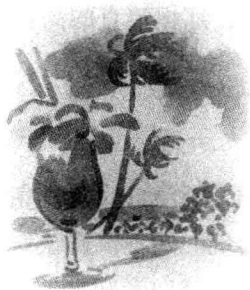


她的美丽不得显露。看着母亲那双未被全裹过的脚趾稍有畸形的小脚，便知母亲生长的那个年代，正是新文化冲击旧礼教的时代。外公虽然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但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他行动的仍然是封建礼教，妈妈终未能逃脱封建礼教的魔掌。

我常设想，如果妈妈当时走出小村到外边闯闯，或许成为新文化新女性运动的先锋。我想这也是妈妈终生的憾事，难怪她不曾开怀大笑。

母亲以坚强的毅力，忍耐的气度，走过了几十年艰难困苦的岁月。她把青春奉献给了一个农家院，用心血和汗水把儿女们一个个送出家门闯外边的世界。

母亲老年时，喜欢我们在她身边多呆一会儿，无须给她买什么，只愿意给她把头发梳得整齐，衣服穿得干净合体。每当我给她梳头时，她年轻时的身影就映射在眼前，款款地向我走来，是那么端庄俊秀，稍微蓬松的发际，小立领斜开襟的旗袍……



十月雪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场雪，从子夜由雨转来。落雪的声音很轻，却让我难以入眠。

几乎每年的第一场雪都是在农历十月。十月，总是我心微起波澜的日子，因为，母亲在43岁那年的十月接近尾声中，把我这个卑微的生命送到了人世。虽然在我上边还有三个哥一个姐，但父母还是很欣喜地接纳了我，那年月孩子越多越显家族人丁兴旺，况且，父母连续得了仨儿子后，真盼望再来几个女儿呢，我的出生也正合父母心意。

小时候，每到飘雪的日子，我就知道生日要来了，跑到门旁边中柱前，跷着脚去翻挂在墙上的日历，倒计时数着生日那一天。生日，能吃到俩鸡蛋或者一块面包，要么几块糖块、一碗面条。反正是平时吃不到的东西，终能在这一天吃到一样。到那一天啊，小弟也特别地溜须我，他总是能从我的口份中分得一半以上的好东西吃。

记得有一年，大概是我十来岁吧，生日那天家里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妈妈就把咸菜剁得细碎，拌上玉米面，在大锅里放了平时做一顿菜用的豆油的两倍，烙出了香喷喷的小咸菜饼，当时满屋子都是香味啊，我和弟弟大口连扒地往嘴里填着高粱米饭和小咸菜饼，妈直说慢点吃别噎着。

住在西厢房的本家老奶奶拄着拐棍进来，嗅着鼻子说好香，今儿怎么舍得做好吃的啦。妈苦笑道出原因，老奶奶转回自己屋里，上炕从窗户钩上取下装“好货儿”的小筐，这些“好货儿”是老奶奶住在城里的女儿——我的叔伯姑姑每月来看老人时捎来的。老奶奶精心地从小筐里边拿出两块蛋糕和几个山楂，用手帕裹着送了来，她对我母亲说：“四媳妇，孩儿生日娘苦日，你跟老四生这些儿女我都亲眼看到的啊，老婶给你补补，这两块蛋糕给你吃，这几个山楂给孩子们吃吧。”妈妈接过蛋糕和山楂，放进碗柜里，说等一会儿他俩饿时再吃吧。老奶奶啧啧地拍我母亲的后背：“唉！有多少好东西也到不了你嘴里啊。”

晚上，爸爸提着赶马车的鞭子回来，进屋后从兜儿里掏出几只直挺挺、



硬梆梆的死麻雀，笑呵呵地说：“来，爸给你们烤麻雀吃。这场院的粮草堆里冻死不少麻雀呢，还有的是吃多了粮食撑死的。”我和小弟就围着火炉旁边，眼看着爸把死麻雀串在炉通条上，举在炉火上面烤，屋里马上散发出烧鸟毛的焦糊味，一会儿，麻雀被烧得淌了油，滴到炉火上滋滋地响，香味就溢进鼻子里，我们迫不及待地爸手里接过撕出五脏六腑的黄糊糊流着油的烤麻雀，啃得津津有味，香，香，香去了。

长大后，懂得一点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便在生日时回娘家 and 爸妈一起过。再后来因为爸妈在外地的哥哥家，生日这天实在无法去和父母一起过，就打个电话问候，心里隐隐地不是滋味，感觉自己父母回报得太少。

而今年，我想打电话问候父母的机会也没有了，母亲在今年情人节的后半夜追随两年前仙世的父亲去了，他们不再给我回报他们的机会了，而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才刚刚开始有能力回报他们。心痛，尤其在这十月的飘雪天里；怀念，致使枕巾常湿一片。

父母对我的每一点小进步都比我自己还高兴。父亲去世的前两年，当我的第一部散文集递到他手上时，他眼仁都在笑，陆续地读了不少篇章呢；而母亲失明的双眼无法看到，只用手拿着书反复地摸摸，便叹口气放下了。侄女想读给她听有关章节，她听力又不行，当时我心里一阵绞痛，要知道当年母亲为供我上学多挨多少累啊，她始终以我学习好为荣啊，可是，当我有这点小成果时，她却无法走进我的成果中来进一步分享我的快乐。当我在工作单位也有了自己的位置时，父亲他走了，他没有分享到我小有成就的快慰。母亲得知我所谓的升迁消息时，耳朵也忽然好使了，我一进门，嫂子大声说：“妈，听这是谁说话啊？”87岁高龄的母亲正躺在床上，闻听此言，她一下子两手撑床坐了起来，一改往日慢腾腾病兮兮、哼哼唧唧的病态，大声地顺口说出我的官称来，然后开心地笑，逗得嫂子和我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因为，母亲身边的位置空着，如果爸还活着，他一定又是抿着嘴，满脸都是笑意而又得意地看着我。

两月前，我的小说集出版发行时，心里真的没有一丝喜悦。这点小成果可能在别人眼里也是值得庆贺的，作协的朋友们为此还小聚了一次豪饮一番以表庆贺。可是，我把它拿给谁才能真正地为此而心花怒放呢？！只有父母。可是，如今我只能企盼他们的在天之灵有所感应，感知女儿的每

